

溫病條辨卷四雜說

吳瑭鞠通氏著

汪瑟菴先生參訂

徵以園先生同參

朱武曹先生點評

汗論

陰陽配對
疏發致汗
之由與不
汗之由與

至今始定

又由可

汗也者合陰精陽氣蒸化而出者也。內經云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蓋汗之為物以陽氣為運也。用以陰精為材料。陰精有餘。陽氣不足。則汗不能自出。不出則死。陽氣有餘。陰精不足。多能自出。再發則瘡瘍亦死。或熏灼而不出。不出亦死也。其有陰精有餘。陽氣不足。又為寒邪肅殺之氣所搏。不能自出者。必用辛溫味薄急走之藥。以運用其陽氣。仲景之治傷寒是也。傷寒一書始終以救陽氣為主。其有陽氣有餘。陰精不足。又為溫熱升發之氣所鑠。而汗自出。或不出者。必用辛涼以止其自出之汗。用甘涼甘潤培養其陰精為材料。以為正汗之地。本論之治溫熱是也。本論始終以救陰精為主。此傷寒所以不可不發汗。溫熱病斷不可發汗之大較也。唐宋以來多昧于此。是以人各著一傷寒書。而病溫熱者之禍亟矣。嗚呼天道歟抑人事歟。

方中行先生或問六氣論

原文云。或問天有六氣風寒暑濕燥火。風寒暑濕經皆揭病出條例以立論。而不揭燥火。燥火無病可論乎。曰。素問言春傷于風。夏傷于暑。秋傷于濕。冬傷于寒者。蓋以四氣之在四時各有專令。故皆專病也。燥火無專令。故不專病。而寄病于百病之中。猶土無正位。而寄王于四時。辰戌丑未之末。不揭者無病。無燥火也。愚按此論牽強臆斷。不足取信。蓋信經太過則鑿之病也。春風夏火。長夏濕土。秋燥冬寒。此所謂播五行於四時也。經言先夏至為溫病。即火之謂。夏傷于暑。指長夏中央土而言也。秋傷于濕。指初秋而言。乃上令濕土之氣流行未盡。蓋天之行令。每微于令之初。而盛于令之末。至正秋傷燥。想代遠年。湮脫簡故耳。喻氏補之誠是。但不當硬改經文。已詳論于下焦寒濕第四十七條中。今乃以土寄王四時比燥火。則謬甚矣。夫寄王濕土也。豈燥火哉。以先生之高明。而于六氣乃昧昧焉。亦可慮之失矣。

傷寒論

從來著作
家多犯此
病

仲祖傷寒論誠為金科玉律奈註解甚難蓋代遠年湮中間不無脫簡又為後人妄增斷不能起仲景于本原而問之何條在先何條在後何處尚有若干文字何處係後人偽增惟有闕疑闕殆擇其可信者而取之不可信者而考之已爾創斯註者則有林氏成氏大抵隨文順解不能透於精義然創始實難不為無功有明中行方先生實能苦心力索暢所欲言溯本探微闡幽發祕雖未能處處合拍而大端已具喻氏起而作尚論補其闕略發其所未發亦誠仲景之功臣也然除却心解數處其大端亦從方論中來不應力詆方氏北海林先生刻方氏前條辨附刻尚論篇厯數喻氏僭竊之罪條分而畠評之喻氏之後又有高氏註尚論發明亦有心得可取處其大端暗竊方氏明尊喻氏而又力詆喻氏亦如喻氏之于方氏也北平劉覺菴先生起而證之亦如林北海之證尚論者然公道自在人心也其他如鄭氏程氏之後條辨無足取者明眼人自識之舒馳遠之集註一以喻氏為主兼引程郊倩之後條辨雜以及門之論斷若不知有方氏之前條辨者遂以喻濫竊方氏之論直謂為喻氏書矣此外有沈自南註張隱菴集註程雲來集註皆可閱至慈谿柯韻伯註傷寒論著來蘇集聰明才辨不無發明可供採擇然其自序中謂太青龍一證方喻之註大錯目之曰鄭聲曰楊墨反取三註對勘虛中切理而細繹之柯註謂風有陰陽汗出脈緩之桂枝證是中鼓動之陽風汗不出脉緊煩躁之大青龍證是中凜冽之陰風試問中鼓動之陽風者而主以桂枝辛甘溫法置內經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甘苦之正法于何地仲景自序云撰用素問九卷皮背素問而立法耶且以中鼓動之陽風者主以甘溫之桂枝中凜冽之陰風者反主以寒涼之石膏有是理乎其註煩躁又曰熱淫於內則心神煩擾風淫于內故手足躁亂為煩寒則燥既曰凜冽陰風又曰熱淫于內有是理乎種種矛盾不可枚舉方氏立風傷衛寒傷榮衛吾不敢謂即仲景之本來面目然欲使後學眉目清楚不為無見如柯氏之所序亦未必即仲景之心法而高子方氏也其刪改原文處多逞臆說不若方氏之純正矣且

時才氣者
多武斷

仁人之言
真利博哉

方氏創通大義其功不可沒也。喻氏高氏柯氏三子之於方氏補偏救弊其卓識妙悟不無可取而獨惡其自高已見各立門戶務掩前人之善耳後學之者其各以明道濟世為急毋以爭名競勝為心民生幸甚。汪按分風寒榮衛三法始於成氏未為甚非至方氏始各立疆界。喻氏並將溫病小兒分為三法則愈失愈遠矣。

風論

內經曰。風為百病之長。又曰。風者善行而數變。夫風何以為百病之長乎。大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蓋冬至四十五日以後夜半少陽起而立春于立春前十日交大寒節而厥陰風木行令所以疏泄一年之陽氣以佈德行仁生養萬物者也。故王功者德既成以後制禮作樂舞八佾而宣八風所謂四時和八風理而民不夭折。風非害人者也。人之腠理密而精氣足者豈以是而病哉。而不然者則病斯起矣。以天地生生之具反為人受害之物。思極大而害亦廣矣。蓋風之體不一而風之用有殊。春風自下而上。夏風橫行空中秋風自上而下。冬風刮地而行其方位也。則有四正四隅此方位之合于四時八節也。立春起艮方從東北隅而來。名之曰條風。八節各隨其方而起。常理也。如立春起坤方謂之衝風。又謂之虛邪賊風。為其乘月建之虛則其變也。春初之風則夾寒水之母氣。春末之風則帶火熱之子氣。夏初之風則木氣未盡而炎火漸生。長夏之風則挾暑氣。濕氣木氣本為大雨而後暴涼則挾寒水之氣久晴不雨以其近秋也。而先行躁氣是長夏之風無所不兼。而人則無所不病矣。初秋則挾濕氣。季秋則兼寒水之氣。所以報冬氣也。初冬猶兼燥金之氣。正冬則寒水本令。而季冬又報來春風木之氣。紙焉起矣。再由五運六氣而推大運如甲乙之歲其風多兼濕氣。一年六氣中客氣所加何氣則風亦兼其氣而行令焉。然則五運六氣非風不行風也者六氣之帥也。諸病之領袖也。故曰。百病之長也。奈何如夏日早南風少移時則由西而北而東。方南風之時則晴而熱。由北而東則雨而寒矣。四時皆有早晚之變。不若夏日之數而易見耳。夫夏日曰長曰化以盛萬物也。

所謂土兼五行也

醫不講化
氣不可與
言治病用
藥

而病亦因之而感。陰符所謂害生于恩也。無論四時之風皆帶涼氣者木以水為母也。轉化轉熱者木生火也。且其體無微不入其用無處不有學者誠能體察風之體用而於六淫之病思過半矣。前人多守定一桂枝以為治風之祖方下此則以羌防柴葛為治風之要藥皆未體風之情與內經之精義者也。桂枝湯在傷寒書內所治之風風兼寒者也。治風之變法也。若風之不兼寒者則從內經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甘苦治風之正法也。以辛涼為正而甘溫為變者何風者木也。辛涼者金氣金能制木故也。風轉化轉熱辛涼苦甘則化涼氣也。

醫書亦有經子史集論

儒書有經子史集。醫書亦有經子史集。靈樞素問神農本經難經傷寒論金匱玉函經為醫門之經。而諸家註論治驗類案。本草方書等則醫之子史集也。經細而子史集粗。經純而子史集雜。理固然也。學者必不可方不尊經。不尊經則學無根柢。或流于異端。然尊經太過死于句下。則為賢者過之。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不肖者不知有經。仲景先師所謂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可漢時而已然矣。遑問後世此道之所以常不明而常不行也。

本論起銀翹散論

本論第一方用桂枝湯者。以初春餘寒之氣未消。雖曰風溫之氣少陽少陽緊承厥陰厥陰根乎寒水。初起惡寒之證尚多。故仍以桂枝為首。猶時文之領上文來脈也。本論方法之始實始于銀翹散。○汪按溫病首桂枝宗仲景也。再按初春少陽主令。柴胡證亦時有。果診候確當亦當用之。本論不載者。以世俗多妄以柴胡通治四時雜感。故不欲相混。恐致傷寒溫病界限不清耳。○吳按六氣攝於四時。常理也。診病者要知夏日亦有寒病。冬日亦有溫病。次年春夏尚有上年伏暑錯綜變化。不可枚舉。全在測證的確。本論凡例。此是初春長寒之症。即以桂枝鼓動微陽。

自當仍宗仲景若真知六氣中為何氣非傷寒者則於本論中求之上焦篇辨傷寒溫暑疑似之間最詳

本論粗具規模論

大意已見
於前卷此
又反復以
申明之

微按寒疫

頗類傷寒
但脈不甚
緊亦不數
而緩間亦
有口渴便
祕耳聾者

本論以前人信經太過經謂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以傷寒論為方法之祖故前人遂於傷寒法中求溫熱中行且犯此病。混六氣于一傷寒論中治法患用辛溫其明者亦自覺不合而未能自立模範塘良道之不明人之不得其死不自揣度而作是書非與人爭名亦毫無求勝前賢之私心也。至其序論採錄處粗陳大略未能精詳如暑證中之大順散冷香飲子淡水散之類俱未收錄。一以前人已有不必屋上架屋一以卷帙繁作者既苦目力無多觀者反畏繁而不覽是以本論不過粗且三焦六淫之大槩規模而已惟望後之賢者進而求之引而伸之斯愚者之大幸耳。

寒疫論

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病狀則憎寒壯熱頭痛骨節煩疼雖發熱而不甚渴時行則里巷之中病俱相類若役使者然非若溫病之不甚頭痛骨痛而渴甚故名曰寒疫耳蓋六氣寒水司天在泉或五運寒水太過之歲或六氣中加臨之客氣為寒水不論四時或有是證其未化熱而惡寒之時則用辛溫解肌既化熱之後如風溫證者則用辛涼清熱無二理也

偽病名論

病有一定之名近有古無今有之偽名蓋因俗人不識本病之名而偽造者因而亂治以致誤人性命如滯下腸澼下便膿血古有之矣今則反名曰痢疾蓋利者滑利之義古稱自利者皆泄瀉通利太過之證也滯者淤滯不通之象二義正相反矣然治法尚無大疵謬也至婦人陰挺陰蝕陰瘻陰菌等證古有明文大抵多因于肝經鬱結濕熱下注浸淫而成近日北人名之曰癧歷考古文並無是字焉有是病而治法則用一種惡劣婦人以針刺之或用細勾勾之利刀割之十割九死哀哉其或間有一二刀傷不重去血不多病本輕微者得愈則恐索重謝試思前陰乃腎之部肝經蟠結之地衝任督三脈由此而分走前後豈可肆用刀割不行竟委身於惡

婦宜亦宿
孽免亦敗

有以偽名
相傳者亦
有本不知
其證而隨
口擇造偽
名者外科
尤甚

勾之所甚則肝鬱腸痛經閉寒熱等證而亦名之曰瘻無形可割則以大針針之在婦人猶可借曰婦人隱疾以婦人治之甚至數歲之男孩痔瘡疝瘕疳疾外感之遺邪總而名之曰瘻而針之割之更屬可惡在屬俗鄉愚信而用之猶可說也竟有讀書明理之文人而亦為之蠱惑不亦怪哉又如暑月中惡腹痛若霍亂而不得吐瀉煩悶欲死陰凝之痞證也治以苦辛芳熱則愈或霍亂則輕論在中焦寒濕門中乃今世相傳謂之痧證又有絞腸痧烏痧之名遂至方書中亦有此等名目矣俗治以錢刮關節使血氣一分一合數分數合而陽氣行行則通通則痞開痛減而愈但愈後周十二時不可飲水飲水得陰氣之凝則留邪在絡遇寒或怒飭厥則不時舉發發則必刮痧也是則痧固偽名刮痧乃通陽之法雖流俗之治頗能救急猶可也但禁水甚難最易留邪無奈近日以刮痧之法刮溫病夫溫病陽邪也刮則通陽太急陰液立見消亡雖後來醫治得法百無一生吾親見有痙而死者有瘡不忍而死者庸俗之習牢不可破豈不哀哉此外偽名妄治頗多茲特舉其尤者耳若時醫隨口捏造偽名南北皆有不勝指屈矣嗚呼名不正必害于事學焉可不察乎

溫病起手太陰論

四時溫病多似傷寒起足太陽今謂溫病起手太陰何以手太陰亦主外感乎傷寒手太陰之見證何以大畧似足太陽乎手足有上下之分陰陽有反正之義庸可混乎素問平人氣象論曰藏真高子肺以行榮衛陰陽也傷寒論中分榮分衛言陽言陰以外感初起必由衛而榮由陽而陰足太陽如人家大門由外以統內主榮衛陰陽手太陰為華蓋三才之天由上以統下亦由外以包內亦主榮衛陰陽故大畧相同也大雖同而細終異異者何如太陽之竅主出太陰之竅兼主出入太陽之竅開於上之類學者須於同中求異異中驗同同異互參真鑑自見徵按昔賢有云傷寒傳足不傳手是說也舉世莫明其故考諸陰陽別論三陽三陰之脈皆起於足不起於手人之傷於寒也每傷於太陽寒水之地氣故其應於下猶冠冕室上以統卯之於宮

人身也。足先受之太陽根起於至陰其穴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太陰根起於屬其穴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少陽根起於竅陰其穴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太陰根起於隱白其穴在足大指之端少陰根起於湧泉其穴在足心下踝指宛宛中厥陰根起於大敦其穴在足大指三毛中其行於周身也。三陽脈行於表三陰脉行於裡外為陽內為陰背為陽腹為陰傷寒由表入裏由淺入深以次相傳必然之勢惟其足先受也。其病則重在足自不傳於手經不然豈有一人之身體而為二之理而六氣之邪又有所偏向哉若趙氏醫貫中直將三陽三陰傳經之說一概抹煞並不分傷寒溫病惟以一道遙散主治又不免師心悖經之弊以上所云蓋指冬月之正傷寒也初春去冬未遠寒水之氣尚在至若四時傷寒雖非寒水之氣而亦不免於濁陰之地氣誠不若溫病所感受於身半以上多從鼻孔而入蓋身半以上主天氣肺間竅於鼻亦天氣也。

燥氣論

前三焦篇所序之燥氣皆言化熱傷津之證治以辛甘微涼金必克木木受克則子爲母復仇火來勝復矣未及寒化蓋燥氣寒化乃燥氣之正素問謂陽明所至為清勁是也素問又謂燥極而澤土爲金子也水本論多類及於寒濕伏暑門中如腹痛嘔吐之類經謂燥淫所勝民病善嘔心脇痛不能轉側者是也治以苦內經治燥之正法也前人有六氣之中惟燥不為病之說蓋以燥統於寒吳氏素問注云寒統燥而暑六八也而近於寒凡見燥病只以為寒而不知其為燥也合六氣而觀之餘俱主生獨燥主殺豈不為病者乎細讀素問自知再前三篇原為溫病而設而類及於暑溫濕溫其於伏暑濕溫門中尤必三致意者蓋以秋日暑濕踞於內新涼燥氣加於外燥濕兼至最難界限清楚稍不確當其敗壞不可勝言經謂粗工治病濕證未已燥證復起蓋

暑濕燥分開再將寒熱辨明自有準的將

外感總數論

天以六氣生萬物其錯綜變化無形之妙用愚者未易窺測而人之受病即從此而來近人止知六氣大過曰六淫之邪內經亦未窮極其變夫六氣傷人豈界限清楚毫無兼氣者也以六乘六蓋三十六病也夫天地大道之數無不始于一而成于三如一三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而黃鐘始備六氣為病必再以王十六數乘三十六得一千二百九十六條而外感之數始窮此中猶不兼內傷若兼內傷則靡可紀極矣嗚呼近人凡見外感主以一柴葛解肌湯豈不謬哉

治病法論

治外感如將兵貴神速機固法活去邪務盡善後務細蓋早平一日則人少受一日之害

治內傷如相坐鎮從容神機默運無功可言無德可見而人登壽域

治上焦如羽

治中焦如衡非輕治中焦如衡非重不舉治下焦如權非重不沉

吳又可溫病禁黃連論

唐宋以來治溫熱病者初用辛溫發表見病不為藥衰則恣用苦寒大隊芩連知柏愈服愈燥河間且犯此弊蓋苦先入心其化以燥燥氣化火反見齒板黑舌短黑唇裂黑之象火極而似水也吳又可非之誠是但有不識苦寒化燥之理以為黃連守而不走大黃走而不守夫黃連不可輕用大黃與黃連同一苦寒藥迅利子黃連百倍反可輕用哉余見普濟消毒飲於溫病初起必去芩連畏其入裏而犯中下焦也於應用芩連方內必大隊甘寒以監之但令清熱化陰不令化燥如陽亢不寐火腑不通等證於酒客便溏頻數者則重用之溫溫門則不惟不忌芩連仍重賴之蓋發其化燥也語云藥用當而通神醫者之於藥何好何惡惟當之是求汪按王太僕曰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苦寒者寒之也甘寒者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

風溫溫熱氣復論

仲景謂腰以上腫當發汗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蓋指濕家風水皮水之腫而言又謂無水虛腫當發其汗蓋指陽氣閉結而陰不虛者言也若溫熱大傷陰氣之後由陰精損及陽氣愈後陽氣暴復陰尚虧軟之至宜

經所謂陰平陽秘精氣乃合也

可發汗利小便者。吳人可於氣復條下謂血乃氣之依歸氣先血而生無所依歸故暫浮腫但靜養節飲自愈余見世人每遇浮腫便與淡滲利小便方法。豈不畏津液消亡而成三消證快利津液為肺癰肺痿證與陰虛咳嗽身熱之勞損證哉。余治是證悉用復脉湯重加甘草只補其未足之陰以配其已復之陽而腫自消。干治不得無少差謬。敢以告後之治溫熱氣復者暑溫濕溫不在此例。

治血論

人之血即天地之水也。在卦為坎坎卦。卦治水者不求之水之所以治而但曰治水吾未見其能治也。蓋善治水者不治水而治氣。坎之上下兩陰爻水也。坎之中陽氣也。其原分自乾之中陽乾之上下兩陽爻與民也。乾之中陽在上為君。在下為師。天下有君師各行其道於天下而彝倫不叙者乎。天下有彝倫攸攸而水不治者乎。此洪範所以歸本皇極而與禹貢相為表裏者也。故善治血者不求之有形之血而求之無形之氣。蓋陽能統陰。陰不能統陽。氣能生血。血不能生氣。倘氣有未和如男子不能正家而責之無知之婦人不亦拙乎。至於治之之法。上焦之血責之肺氣或心氣中焦之血責之胃氣或脾氣下焦之血責之肺氣腎氣八脈之氣治水與血之法間亦有用通者。開支河也有用塞者。崇提防也。然皆已病之後不得不與治其末病非未病之先專治其本之道也。注按血虛者補其氣而血自生。血滯者調其氣而血自通。血外溢者降其氣而血自下。血內溢者固其氣而血自止。

九竅論

人身九竅上竅七下竅二上竅為陽下竅為陰盡人而知之也。其中陰陽奇偶生成之妙諦內經未言。茲特補而論之。陽竅反用偶陰竅反用奇上竅統為陽耳。目視聽其氣清為陽。鼻臭口食其氣濁用則陰也。耳聽無形之聲為上竅。陽中之至陽中虛而形縱。兩開相離其遠目視有形之色為上竅。陽中之陰中實而橫兩開相離較近。鼻臭無形之氣為上竅。陰中之陽虛而形縱雖亦兩竅外則仍統于一口食有形之五味。

竅陰中之陰中又虛又實有出有納而形橫外雖一竅而中仍一合上竅觀之陽者偏陰者正土居中位也陽者縱陰者橫縱走氣而橫走血血陰而氣陽也雖曰七竅實則八也陽竅外陽數而內陰數外奇而內偶陽生于七成于八也生數陽也成數陰也陽竅用成數七八成數也下竅能生化之前陰陰中之陽也外雖一竅而內實二陽竅用偶也後陰但主出濁為陰中之至陰內外皆一而已陰竅用奇也合下竅觀之雖曰二竅晴則三也陰竅外陰數而內陽數外偶而內奇陰竅用生數二三生數也上竅明七陽也暗八陰也下竅明二陰也暗三陽也合上下竅而論之明九暗十一十一者一也九為老一為少老成而少生也九為陽數之終一為陽數之始終上下二陽氣之循環也開竅者運陽氣也妙諦無窮一互字而已但互中之互最為難識余嘗嘆曰修身者是字難格致者互字難 汪按此即陰陽互根之義發明極精核。

形體論

內經之論形體頭足腹背經絡臟腑詳矣而獨未總論夫形體之大綱不揣鄙陋補之人之形體頂天立地端直以長不偏不倚木之象也在天為元在五常為仁是天以仁付之人也故使其體直而麟鳳龜龍之屬莫與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遂除戚施直之對也程子謂生理本直味本字之義蓋言天地以信付之人也人受天之仁受地之信備健順五常之德而有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以行孝悌忠信以期不負天地付畀之重自別于麟鳳龜龍之屬故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又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踰形孝經曰天地之道人為貴人可不識人之形體以為生哉醫可不識人之形體以為治哉 徵按本論補儒之說未備而作也雜說一卷又補篇中遺意而欲拯流俗之弊未作九竅形體二論總結全部兼補內經之所闕欲人見著知微明體達用即如九竅形體日在目前猶且習焉不察從未經人道破甚矣格致生物之道也需者不能格致則無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負天之所生醫者不能格致則無以處方用法生物

以希望帝
賢之心行
生物生人

生人日從事于軒岐之書亦猶是瞑行而索途耳蓋人之自生與生人之生異出同原皆賴此一點不忍之心為之所謂仁也論形體而歸本于造化見天地付畀甚重不可不自重而又望人甚重以重之是篇也兼形氣名物理數而言非若小家倚于一偏之論而已也其不忍之心為何如耶 汪按雜說一編因本論有未備者作此以緝之雖偶及形體氣血大旨仍以發明本論非泛言醫理也婦人小兒各有專科然自溫病門徑未清因而產後驚風急驚慢驚之僞名紛紜舛錯故作解產難解兒難症疹之為證仍與六氣同治痘雖原於胎毒亦因六氣而發故並及之蓋溫病門徑不清勢必以他法妄治然非諸證門徑皆清亦不能辨明溫病經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是所望於學者之博學詳說而一以貫之也

解產難題詞

天地化生萬物人為至貴四海之大林林總總孰非母產然則母之產子也得天地四時日月水火自然之氣化而亦有難云乎哉曰人為之也產後偶有疾病不能不有賴于醫無如醫者不識病亦不識藥而又相沿故習僞立病名或有成法可守者而不守或無成法可守者而妄生議論或固執古人一偏之論而不知所變通種種遺患不可以更僕數夫以不識之藥處于不識之病有不死之理乎其死也病家不知其所以然死者更不知其所以然而醫者亦復不知其所以然嗚呼冤哉塘目擊神傷作解產難

溫病條辨卷五解產難

吳瑭鞠通氏著

汪瑟菴先生參訂

徵以園先生同參

朱武曹先生點評

產後總論

產後治法。前人頗多。非如溫病混入傷寒論中。毫無尺度者也。奈前人亦不無間有偏見。且散見于諸書之中。令人讀書不能搜求擇以致因陋就簡。相習成風。茲特指出路頭。學者隨其所指而進步焉。當不歧於路矣。本論不及備錄古法之闕略者。補之偏勝者。論之流俗之壞亂者。正之治驗之可法者。表之。

產後三大證論一

產後驚風之說由來已久。方中行先生駁之最詳。茲不復議。金匱謂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瘙。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人病瘙。亡血復汗。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產婦鬱冒。其脈微弱。嘔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大便堅。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病解能食。七八日復發熱者。此為胃實。大承氣湯主之。按此論乃產後大勢之全體也。而方則為汗出中風一偏之證。而設故沈自南謂仲景本意。發明產後氣血雖虛。然有實證。即當治實。不可顧慮其虛。反致病劇也。

產後三大證論二

按產後亦有不因中風。而本臟自病。鬱冒癰。大便難。三大證者。蓋血虛則厥。陽孤則冒。液短則大便難。冒者。汗者。脈多洪大而芤。瘦者厥也。脈則弦數。葉氏謂之肝風內動。余每用三甲復脈。大小定風珠。及專翁大生膏而愈。方法注論
載下焦篇
淺深次第臨時斟酌

產後三大証論三

方出血心
怡從金匱
故能奏效
如神非若
張氏之以
羌活代麻
黃也

心典云血虛汗出筋脈失養風入而益其勁此筋病也亡陰血虛陽氣遂厥而寒復鬱之則頭眩而目瞀。此神病也胃藏津液而灌溉諸陽亡津液胃燥則大腸失其潤而大使難此液病也三者不同其為亡血傷津則一故皆為產後所有之病即此推之凡產後血虛諸證可心領而神會矣按以上三大證皆可用三甲復脉大小定風珠專翕膏主之蓋此六方皆能潤筋皆能守神皆能增液故也但有淺深次第之不同耳產後無他病但大便難者可與增液湯方注並見中焦篇溫熱門以上七方產後血虛液短雖微有外感或外感已去大半邪少虛多者便可選用不必俟外感盡淨而後用之也再產後誤用風藥誤用辛溫剛燥致令津液受傷者並可以前七方斟酌投之余製此七方實從金匱原文體會而來用之無不應手而效故敢以告來者

產後瘀血論

張石頤云產後元氣虧損惡路乘虛上攻眼花頭眩或心下滿悶神昏口噤或痰涎壅盛者急用熱童便主之或血下多而暈或神昏煩亂等歸湯加人參澤蘭童便兼補而散此條極須斟酌血下多而暈血虛可氣分之品以益其虛哉其方全賴人參固之然人參在今日值重難辨故又有用芎歸澤蘭辛瀉走血中不善人參又不易得莫若用三甲復脉大小定風珠之為愈也明者悟之又敗血上衝有三或歌舞談笑或怒罵坐臥甚則踰牆上屋此敗血衝心多死用花蕊石散或琥珀黑龍丹如雖悶亂不至顛狂者失笑散加鬱金若飽悶嘔惡腹滿脹痛者此敗血衝胃五種散或平胃加薑桂不應送來復丹嘔逆腹脹血化為水者金匱下瘀血湯若面赤嘔逆欲死或喘急者此敗血衝肺人參蘇木甚則加芒硝湯滌之大抵衝心者十難救一衝胃者五死五生衝肺者十全一二又產後口鼻起黑色而鼻凹老是胃氣虛敗而血滯也急用人參蘇木稍遲不救愚按產後原有瘀血上衝等證張氏論之詳矣產後瘀血實症必有腹痛拒按情形如果痛處拒按輕者用生化湯重者用回生丹最妙蓋回生丹以醋煮大黃約入病所而不傷他臟內多飛走有情食血之蟲又有人參護正何療不破何正能傷近見產婦腹痛醫者並不問拒按喜按一概以生化湯從事甚至病家亦不延醫每至產後必服生化湯十數帖成陰虛癆病可勝悼哉余見古本達生篇中生化湯方見

孕婦之脈
洪滑流利
者無病沈
強滯澁皆
病也

下注云專治產後瘀血腹痛兒枕痛能化瘀生新也。方與病對確有所據。近日刻本直云治產後諸病。甚至有注產下即服者。不通已極可惡可恨。再達生篇一書大要教人靜鎮待造化之自然妙不可言。而所用方藥則未可盡信。如達生湯下懷孕九月後服多服尤妙。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矣。豈有不同孕婦之身體脉象一槩投藥之理乎。假如沉濇之脈服達生湯則可。若流利洪滑之脈血中之氣本旺。血分溫燥。何可再用辛走氣乎。必致產後下血過多而成癰瘕矣。如此等不通之語辨之不勝其辨。可為長太息也。徵

按近時有保產無憂飲一方。不知起自何人。盛行都下。無論產前何病。概用之。甚至有孕婦人無病亦服之名曰安胎。而藥肆中即以此方並生化湯撮合現成。謂之官方藥治胎前產後一切病證。更覺可笑。

產後宜補宜瀉論

朱丹溪云。產後當大補氣血。即有雜病以末治之一切病多是血虛。皆不可發表。張景岳云。產後既有表邪。不得不解。既有火邪不得不清。既有內傷停滯。不得不開通消導。不可偏執。如產後外感風寒頭痛身熱。便實中滿。脈緊數洪大有力。此表邪實病也。又火盛者必熱渴煩躁。或便結腹脹。口鼻舌焦黑。酷喜冷飲。眼眵屎痛澁赤。脈洪滑。此內熱實病也。又或因產過食。致停蓄不散。此內傷實病也。又或鬱怒動肝。胸脇脹痛。大使不利。脉弦滑。此氣逆實病也。又或惡露未盡。瘀血上衝。心腹脹滿。疼痛拒按。大使難小。便利。此血逆實證也。遇此等實證。若用大補。是養虎為患誤矣。愚按二子之說各有見地。不可偏廢。亦不可偏聽。丹溪謂產後不可發表。仲景先師原有亡血禁汗之條。蓋汗之則癰也。產後氣血誠虛。不可以不補。然雜證一概置之不問。則亦不可。張氏駁之誠是。但治產後之實證。自有妙法。妙法為何。手揮目送是也。手下所治係實證。目中已外。察已即復其虛。所謂無糧之兵。貴在速戰。若畏產後虛怯。用藥過輕。延至三四日後。反不能勝藥矣。余

執其兩端
用其中于
民

胸中要存
威竹臨證

時不可
兄有成見

治產後溫暑每用此方如腹痛拒按則化瘀喜按即補絡快如轉九總要醫者平日用功參悟古書臨證不
可有絲毫成見而已

產後六氣為病論

產後六氣為病除傷寒遵仲景師外有六湯法_{歸巢後人}當於前三焦篇中求之斟酌輕重或速去其邪所謂無
病之師貴在速戰者是也或兼護其虛一面扶正一面驅邪大抵初起以速清為要重證亦必用攻余治黃
氏溫熱妊娠七月胎已破動大寶大熱目突舌爛乃前醫過於瞻顧所致用大承氣一服熱退胎安今所生
子二十一歲矣如果六氣與煙癰之因皎然心目俗傳產後驚風之說可息矣

產後不可用白芍辨

朱丹溪謂產後不可用白芍恐伐生生之氣則大謬不然但視其為虛寒耳若係虛寒雖非是產後亦不可用如仲景有桂枝湯去芍藥法小青龍去芍藥法若係虛熱必宜用之收陰後世不善讀書者古人良法不知守此等偏謬處偏半記在心誤盡大事可發一嘆接白芍於開春末夏初稟厥陰風木之全體得少陰君火之氣化炎上作苦故氣味苦平本經芍藥無酸字平無毒酸字後此妄加者也但云無苦主治邪氣腹痛除血癥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豈伐生生之氣者乎使伐生氣仲景小建湯中補諸虛不足而以之為君乎張隱菴本草崇原中論之最詳徵按產後之不用白芍猶之乎產後之不用人參也世俗醫者云不怕胎前一雨只怕
產後一分其言產後之不參也余荆室素齋陽微產後惡露亦少忽爾鬱冒不知人僕婦兒女環侍逾時皆以為死且喚且哭余審視之知其為陽氣不復也急以獨參湯灌之乃甦而其母家猶以為孟浪甚矣邪說之害良可歎也

產後誤用歸芍亦能致癰論

當歸川芎為產後要藥然惟血寒而滯者為宜若血虛而熱者斷不可用蓋當歸七八月開花得燥金辛烈

生化湯命
益全是以
通熱補之
義

不問其所
以然之故
而惟事確
住若金鑑

如此而後
可謂丹經

之氣杳竄異常。甚于麻辛不過。麻辛無汁而味薄。當歸多汁而味厚耳。用之得當。功力最速。用之不當。為害亦不淺。如亡血液虧孤陽上冒等證。而欲望其補血。不亦愚哉。蓋當止能運血。良多益寡。急走善亂。不能靜守。誤服致癲癇甚。則脫川芎有車輪紋。其性更急于當歸。蓋物性之偏長于通者必不長于守也。世人不敢用白芍。而恣用當歸川芎。何其顛倒哉。

產後當究奇經論

產後虛在八脈。孫真人創論于前葉天士。楊明于後。婦科所當首識者也。蓋八脈麗于肝腎。如樹木之有本也。陰陽交構。胎前產後。生生化化。全賴乎此。古語云。醫道乎通化道者。此其大關也。

下死胎不可拘執論

死胎不下。不可拘執成方而悉用通方。當求其不下之故。參之臨時所現之證。若何補易救弊。而胎自下也。余治一婦。死胎不下二日矣。診其脈。則洪大而芤。問其證。則大汗不止。精神恍惚欲脫。余曰。此心氣太虛。不能固胎。不問胎死與否。先固心氣。用救逆湯加人參。煮三杯服一杯。而汗微。服二杯。而神清氣甯。三杯未服而死胎下矣。下後補肝腎之陰。以配心陽之用而愈。若執成方而用平胃朴硝。有生理乎。

催生不可拘執論

催生亦不可拘執一轍。陽虛者補陽。陰損者翕陰。血滯者通血。余治一婦。素日脈遲而有癥瘕。寒積腹痛。余用通脈八脈大劑九料。服半載而成胎。產時五日不下。是夕方延余診視。余視其面青。診其脈再至。用安邊桂五錢。加入溫經補氣之品。作三杯服。二杯而生矣。亦未嘗服過第三杯也。次日診其脈濶。腹痛拒按。仍令服第三杯。又減其製。用一帖下癥塊。長七八寸。寬二三寸。其人腹中癥塊本有二枚。茲下其二。不敢再通。仍用溫通八脈。由漸而愈。其他治驗甚多。略舉一二。以見門逕耳。

產後當補心氣論